

## 卷第一百八十八 權倖

張易之 王准 王毛仲 李林甫 盧絢 李輔國 韋渠牟 魚朝恩 元載 路岩 高湘

盧隱

張易之

張易之、昌宗，時初入朝，官位尚卑，諂附者乃呼為五郎、六郎。自後因以成俗。張昌儀兄弟恃易之、昌宗之寵，所居奢溢，逾於王者。末年，有人題其門曰：一兩絲，能得幾時絡？昌儀見之，遽命筆續其下曰：一日即足。未幾禍及。張昌宗之貴也，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，為詩以贈之，詩至今猶存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王准

王鉞之子准為衛尉少卿，出入宮中，以鬥雞侍帝左右。時李林甫方持權恃勢。林甫子岫為將作監，以入侍帷幄。岫常為準所侮，而不敢發一言。一旦准盡率其徒過駙馬王瑤私（「私」原作「弘」，據許刻本改）第。瑤望塵趨拜，准挾彈，命中於瑤巾冠之上，因折其玉簪，以為簪（明皇雜錄「簪」作「取」）笑樂。遂致酒張樂，永穆公主親御匕，公主即帝之長女也，仁孝端淑，頗推於戚里，帝特所鍾愛。准既去，或有謂瑤曰：「鼠輩雖恃其父勢，然長公主，帝愛女，君待之或闕，帝豈不介意邪？」瑤曰：「天子怒，無所畏；但性命係七郎，安敢不爾？」時人多呼為七郎。其盛勢橫暴，人之所畏也如是。（出《明皇雜錄》）

王毛仲

王毛仲本高麗人，玄宗在藩邸，與李宜得服勤左右，帝皆愛之。每待宴，與姜皎同榻，坐於帝前。既而貴倨恃舊，益為不法。帝常優容之，每遣中官問訊。毛仲受命之後，稍不如意，必恣其凌辱，而後遣還。高力士、楊思勳忌之頗深，而未嘗敢言於帝。毛仲妻李氏既誕育三日，帝命力士賜以酒食金帛甚厚，仍命其子為五品官。力士既還，帝曰：「毛仲喜否，復有何詞？」力士曰：「出其兒以示臣，熟眄裸中曰：」此兒豈不消三品官？「帝大怒曰：」往誅韋氏，此賊尚持兩端，避事不入，我未嘗言之。今敢以赤子恨我邪？「由是恩義益衰。帝自先天在位後十五年，至開府者唯四人。後父王仁皎、姚崇、宋璟、王毛仲而已。（出《明皇雜錄》）

李林甫

張九齡在相位，有謇諤匪躬之誠。玄宗既在位年深，稍怠庶政。每見帝，無不極言得失。李林甫時方同列，聞帝意，陰欲中之。時欲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，九齡因稱其不可。甚不葉帝意。他日，林甫請見，屢陳九齡頗懷誹謗。於時方秋，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，將寄意焉。九齡惶恐，因作賦以獻；又為歸燕詩以貽林甫，其詩曰：海燕何微眇，乘春亦暫來。豈知泥滓賤，只見玉堂開。繡戶時雙入，華軒日幾回。無心與物競，鷹隼莫猜。林甫覽之，知其必退，恚怒稍解。九齡洎裴耀卿罷免之日，自中書至月華門，將就班列，二人鞠躬卑遜，林甫處其中，抑揚自得。觀者竊謂一雕挾兩兔。俄而詔張裴為左右僕射，罷知政事。林甫視其詔，大怒曰：「猶為左右丞相邪？」二人趨就本班，林甫目送之。公卿已下視之，不覺股票。（出《明皇雜錄》）

盧絢

玄宗宴於勤政樓下，巷無居人。宴罷，帝猶垂簾以觀。兵部侍郎盧絢謂帝已歸宮掖，垂鞭按轡，橫縱樓下。絢負文雅之稱，而復風標清粹。帝一見，不覺目送之，問左右曰：「誰？」近臣具以絢名氏對之。帝亟稱其蘊藉。是時林甫方持權忌能，帝之左右寵幸，未嘗不厚以金帛為賄。由是帝之動靜，林甫無不知之。翌日，林甫召絢之子弟謂曰：「賢尊以素望清崇，今南方藉才，聖上有交廣之寄，可乎？若憚遐方，即當請老。不然，以賓詹仍分務東洛，亦優賢之命也。」子歸而具道建議可否，於是絢以賓詹為請。林甫恐乖眾望，出於華州刺史。不旬月，誣其有疾，為郡不理，授太子詹事，員外安置（出《明皇雜錄》）

李輔國

玄宗為太上皇，在興慶宮居。久雨初晴，幸勤政樓。樓下市人及街中往來者，喜且泫然曰：「不期今日再得見太平天子。」傳呼萬歲，聲動天地。時肅宗不豫，李輔國誣奏云：此皆九仙媛、高力士、陳玄禮之異謀也。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，給（明抄本「給」作「絕」）其扈從部曲，不過老弱二十人。及中達，攢刃曜日，輔國統之。太上皇驚，欲墜馬數四，賴左右扶持乃上。高力士躍馬而前，厲聲曰：「五十年太平天子，李輔國汝舊臣，不宜無禮，李輔國下馬！」輔國不覺失轡而下。宣太上皇誥曰：將士各得好生。（明抄本「生」作「在否」二字）於是輔國令兵士咸韜刃於鞘中，齊聲云：「太上皇萬福。」一時拜舞。力士又曰：李輔國攏馬！輔國遂著靴，出行攏馬，與兵士等護侍太上皇，平安到西內。輔國領眾既退，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：「微將軍，阿瞞已為兵死鬼矣。」既而九仙媛、力士、玄禮。長流遠惡處，此皆輔國之矯詔也。時肅宗大漸，輔國專朝，意西內之復有變故也。（出《戎幕閒談》）

韋渠牟

貞元末，太府卿韋渠牟、金吾李齊運、度支裴延齡、京兆尹嗣道王實，皆承恩寵事，薦人多得名位。時劉師老、穆寂、皆應科目，渠牟主持穆寂，齊運主持師老。會齊運朝對，上嗟其羸弱，許其致政，而師老失授。故無名子曰：「太府朝天升穆老，尚書倒地落劉師。」又渠牟因對德宗，德宗問之曰：「我擬用鄭綱作宰相，如何？」渠牟曰：「若用此人，必敗陛下公事。」他日又問，對亦如此。帝曰：「我用鄭綱定也，卿勿更言。」綱即昭國司徒公也。再入相位，以清儉文學，號為賢相，於今傳之。渠牟之毀濫也。（出《嘉話錄》）

魚朝恩

魚朝恩專權使氣，公卿不敢仰視。宰臣或決政事，不預謀者，則睡皆曰：「天下之事，豈不由我乎？」於是帝惡之。而朝恩幼子令徽，年十四五，始給事於內殿。帝以朝恩故，遂特賜綠。未浹旬月，同列黃門位居令徽上者，因敘立於殿前，恐其後至，遂爭路以進。無何，誤觸令徽臂。乃馳歸，告朝恩，以班次居下，為同列所欺。朝恩怒，翌日，於帝前奏曰：「臣幼男令徽，位居眾僚之下，願陛下特賜金章，以超其等。不言其緋而便求紫。帝猶未語，而朝恩已令所司，捧紫衣而至。令徽即謝於殿前。帝雖知不可，強謂朝恩曰：」卿男著章服，大宜稱也。「魚氏在朝動無畏懼，他皆仿此。其同列黃門，尋逐於嶺表。及朝恩被殺，天下無不快焉。（出《杜陽雜編》）

## 元載

元載在中書，有丈人自宣州貨所居來投，求一職事。中書度其人材不任職事，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。丈人惋怒，不得已，持書而去。既至幽州，念破產而來，止得一書，書若懇切，猶可望。乃折視之，更無一詞，唯署名而已。大悔，怒欲回。念已行數千里，試謁院僚。院僚問：「既是相公丈人，豈無緘題？」曰：「有。」判官大驚，立命謁者上白。斯須，乃有大校持箱，復請書。書既入，館之上舍，留連積月。及辭去，奉絹一千匹。（出《幽閒鼓吹》）

又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，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。既至，半歲不得送。使者窺伺門下出入頻者，有琵琶康崑崙最熟，厚遺求通。既送妓，伯和一試奏，盡以遺之。先有段和尚善琵琶，自制西梁州。崑崙求之不與。至是以樂之半贈之，乃傳焉。今曲調梁州是也。（出《幽閒鼓吹》）

## 路岩

路岩出鎮坤維也，開道中衢，恣為瓦石所擊。故京尹溫璋，諸子之黨也。岩以薛能自省郎權知京兆府事，李嶷之舉也。至是岩謂能曰：「臨行勞以瓦礫相餞。」能徐舉手板對曰：「舊例，宰相出鎮，府司無例發人防守。岩有慚色，懿宗晚節，朝政多門。岩年少固位，邂逅致此，一旦失勢，當岐路者，率多仇隙。附麗之徒，釣射時態，志在諛媚，雷同一詞。中外騰沸，其實未然也。始岩淮南與崔鉉作支使，除監察。不十年，城門不出，而致位卿相。物禁太盛，暴貴不祥，良有以哉！初鉉以岩為必貴。常曰：「路十終須與他那一位也。」自監察入翰林，鉉猶在淮南，聞之曰：「路十如今便入翰林，如何到老！」皆如所言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## 高湘

元和初黜八司馬：韋執誼崖州，韓泰虔州，柳宗元永州，劉禹錫朗州，韓曄饒州，凌准連州，程異柳州。及咸通，韋保衡、路岩作相，除不附己者十司戶：崔沆循州，李瀆繡州，蕭遘播州，崔彥融雷州，高湘高州，張顏潘州，李貺勤州，杜裔休端州，鄭彥持義州，李藻費州。內繡州、潘州、雷州三人不回。初，高湜與弟湘少不相睦。咸通末，既出高州，湜雅與路岩相善，見岩，陽救湘。岩曰：「某與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。」先是劉瞻志欲除岩，溫璋希旨，別制新枷數十待之。瞻以人情附己，不甚緘密，其計泄焉。故居岩之後，湜既知舉，問岩所欲言。時岩以去年停舉，已潛奏，恐有遺滯，請加十人矣，既托湜以五人。湜喜其數寡，形於言色。不累日，十人制下，湜未知之也。岩執詔，笑謂湜曰：「前者五人，侍郎所惠也。今之十人，某自致也。」湜竟依其數放焉。湘到任，嗔湜不佑己，嘗賦詩云：唯有高州是當家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## 盧隱

盧隱、李峭皆滑帥王鐸之門生，前後黜辱者數矣。隱、峭物議，以為咸祗席不修。隱以從兄攜為相，特除右司員外郎。右丞崔沆不聽隱省上，仍即見攜於私第。攜未知之，欣然而出。沆曰：「員外前日入省，時議未息，今復除糾司員外，省中固不敢辭，（按宋王讜《唐語林》七）辭「作」從「）他曹唯相公命，攜大怒，馳入曰：「舍弟極屈，即當上陳。」既上，沆乃求假。攜即時替沆官。沆謂人曰：「吾見丞郎出省郎，未見省郎出丞郎。隱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，為右丞李景溫揖焉。迨右司之命，景溫之旨也。至是而遂其志矣。是時諫官亦有陳其疏者，攜曰：「諫官似狗，一個吠，則一時有聲。」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